

壯悔堂集

冊二

壯悔堂文集卷五

睢陽侯方域朝宗著

傳

太常公家傳

王父太常公諱執蒲字以康先世大梁人後徙宋三歲母李夫人卒又三歲父贈侍郎公卒育於伯瑀少從里學道經土神廟神夢其鄉父老曰侯公貴卿每過吾朝之起立幸爲遷之三夢父老不悟神乃告之曰貴卿侯氏七歲孤兒也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授生時獨未飲鬼漿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公果以戊戌登進士科李騰芳者公之座主也公既第數以文進騰芳輒揮不錄最後私問其小賢公意屬同門生誰豎曰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大喜耳公乃求應震爲文三騰芳三稱善旣而歎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侯

生器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公筮仕
寧津令清淨簡易能惠其俗嘗出過里塾諸生皆誦習公所爲文公
笑曰吾幸登科第雅不善此吾同門生官君文乃可法也寧津生自
是誦應震文而得第者四前此天荒者且百年矣公旣以文推應震
後同領言職益親應震一日私邀公曰鄭貴妃方有寵青宮未可知
吾與公陰擁戴之不世功也公大怒叱出之曰若向以鄙夫患得失
文叨省解名天下今乃若自道又欲污我自此遂與應震絕公嘗論
李相廷機清而戾方相從哲陰而邪不副平章望不報又論僧達觀
假佛法構煽禁掖詞臣陶望齡首倡拜跪稱弟子爲辱官壞風俗而
孫鑛手持書卷坐大司馬堂屬邊事方棘非濟變才皆侃侃特立不
隨時變易云先是朱相賡之未罷也御史陳于廷三劾其姦詔慰賡
而諭諫官勿復得言衆皆懾伏公獨力爭曰賡實姦于廷言是乃用
例出公於楚臬公與高攀龍善攀龍後爲都御史言之冢宰趙南星

卽家起公爲太僕卿楚人吳亮嗣者黨于官應震言公驟遷非例南
星曰例所以待衆人侯公大賢亦用例耶少宰陳于廷颺言侯公去
國無他以言朱相賡于廷乃先言者侯公旣不當遷于廷當先罷時
攀龍南星于廷皆天下重望更推讓公公暇時時共攀龍講學魏廣
微嫉之曰此崛彊老者東林之魁渠也未幾遷太常卿會當祭祀中
人魏忠賢欲代行禮公知之乃先期上言曰天壇寅清之所皇帝所
對越以事上帝者也今輒有宮奴閹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遊嬉
戲不容禁止臣職典禮不敢不言竊謂刑餘不宜近至尊而況天神
饗祀之地乎宜下所司論治忠賢見之大怒公遂致政歸公至孝事
伯如父贈侍郎公與李夫人歿後之五十一年而公爲太常卿子司
徒公爲御史司成公爲庶子公會其族人於家廟曰吾父之生也苦
無襪歿無葬地豈見有今日乎乃聚其所得誥命哭而焚之家本戍
籍司徒公佐司馬將去之公貽書曰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若吾獨

珍傲宋版印
以爲辱如吾祖宗何卒不易其籍焉五子長司徒公次司成公次忤
有文學次恕次慮

數行點綴處數行大節處兩兩照映愈間愈朴文逼馬遷

恭士

司成公家傳

叔父司成公諱恪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爲詩賦三
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爲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論議終不肯苟
同方相國公性寬厚長者嗜飲酒不事生產常家居其門下生董嗣
謐爲郡太守宋玫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請間願有以爲公壽
公固閉閣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卻之
更飲以酒數歲以爲常以故歷從官通顯矣而析產不輒豐公爲詩
推杜甫而洛陽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爲詩既第家貧甚公更推
薦之鐸以此得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唐杜甫後大雅不作至明
乃復振雖李夢陽何景明倡之至此益顯公之力也天啓間公爲編

修而宦者魏忠賢竊政日殺僂士大夫不附己者公心重楊漣而與
繆昌期友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上之天子不能用反爲忠賢

所害昌期亦坐死尋有言忠賢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趣公代具藁
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殺公而其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顧素
知公進曰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間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曲
赦之耶忠賢仰視罽罃日影移晷不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兒試爲我
招之爾耕退詣公話故舊因佯言我之遊魏翁者欲爲士大夫地也
非得已者公大悅呼酒與飲輒慷慨指當世事爾耕默不得語居數
日又詣公則益爲款言伺公嬉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
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畫計某月日乃吾魏翁誕辰公自爲詩書之
言未得竟公大怒推案起酒羹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慚恧已
而乃大發怒去適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掌貢
舉而公爲其下校官廣微心嫌公公所薦取士鄭友玄宋玖輒有意

摧抑之以語挾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恪豈戀旦夕一官負天下賢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鋌廉知之乃力劾公罷官忠賢積前恨更矯傳上旨奪所賜誥而令公養馬公卽日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三人者追止於蘆溝橋共置酒觴公公飲酣遍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幸無覲顏以羞諸生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爲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誠不願諸生爲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而宋玫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立以御史直諫謫當世名公爲知人公旣歸則益召其生平故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搆小釁詬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客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飲以酒一無所問鄧生亦醉公爲人和易有容不修苛節見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遇

有所不韙者輒義形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遷爲南雍祭酒大學諸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友玄宋攷者耶願入成均近萬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久之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深痛惜之當崇禎二年公之爲庶子也職記注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子意自爲書訟言羣臣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鈎挑詬誶數睨望顏色伏叩頭爲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趣立以爲相公跪墀下纖悉疏其醜而出颺言於朝體仁病之數曲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體仁之奸過李林甫而僞強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吾所以颺言者冀天子神明一聞而感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慎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政以爭諫臣許

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成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鎮方岳方巖方聞方隆方新而方鎮城破死有才名別傳

次第生平直敘而每事穿插照應極密極老敘法甚潔却以飲酒在在點綴作煙波見文有餘地

恭士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邱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爲人好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己誚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卽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葬其妻陳騰鳳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餽縣官賈生曰我嘗不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却不就日共郡人張渭等約汗漫遊倣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

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龙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寤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邱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爲計貲財復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騫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軌於正天下以純儒稱之旣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泰岱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

而星象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概其學術行業恢奇潏潏適於致用然欲以轍迹求之又不得也常與侯方鎮方域爲忘形之友張渭徐隣唐吳伯裔伯胤徐作霖作肅宋犖爲文酒之友張翮沈譽釋頂曰乘闊爲方外之友又自稱爲野鹿居士

侯方域曰以余觀賈生所謂羊質善變每變必趨上者耶抑依隱曼世所稱大人先生者歟少年類邯鄲俠而後乃大雅卓爾嗚乎彼終身守一衆矣倘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行文潔而宕

恭士

吳伯裔伯胤傳

吳伯裔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於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弟伯胤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郡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胤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胤

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胤從伯氏學胤早舉明經爲鄉進士而伯裔淹蹇後丙子伯裔乃舉孝廉胤亦迄不第伯裔爲人沉練英博慷慨負大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間爲文章原本經術歸於大家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憚焉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胤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惟爲詩稍輕不及裔其餘制作溫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顧獨在賊去後伯裔婦程氏嘗使人僞爲裔胤狀立於父前父輒以手摩之而喜旣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胤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死程氏自乞木爲棺而葬之後其家求裔胤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曰有孔尙達者裔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見伯裔死時以目視尙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胤爲官繫而牽之伯胤抗聲言奴乃以我爲官我

卽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裔字讓伯胤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徐作霖張渭傳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毵毵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蹠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二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旣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

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亟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脅乎作霖必死

矣後甲申弘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髯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吶吶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僧駟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乎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裔與霖之大略者也胤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禰衡何足道哉嗚乎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此與吳傳并奇崛字句氣皆昌黎而各兩人忽插忽散忽合惟史

記酷吏極牽引縈迴之妙

恭士

湯御史傳

湯公名北京字伯閔宜興人也爲孝廉有族人抵法者賂以田求爲解之不應旣而察其誣乃力爲解而却其田壬辰登進士第官豐城令豐城巖邑公下車期月立變其俗有巨盜范紹九者以都村爲巢穴劫掠袁臨吉贛之間令之左右皆其耳目輒捕輒先聞公則密計而單騎掩之擒紹九豫章數千里之患以平報最徵拜御史神宗皇帝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公臨決公爭曰學程不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沈相國一貫傾其同官沈鯉大興妖書獄爲羅織計屬會審公獨以其事坐敷生光獄得解又嘗特疏請福王之國寢奪嫡謀公爲人孝謹和易事父母常爲孺子歡與鄉人言訥訥不出口尤不與公府事鄉人皆曰湯公長者及居御史則慷慨言天下事數面折廷諍嘗論柄相煩天子譴責同事者惶恐惴息汗下公意氣自如或今日譴責而明日更言之公父家居歎曰吾兒向循循書生今

乃能強項如此哉然性素高介當官則死其職過卽澹然無軒冕情已而念父歿母春秋高嘗稱病願家居凡三奉使皆天子嚴督之而後行掌河南道日給事趙興邦者數挾太宰勢軒輊臺綱公連章劾之當是時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人謂之元趙官吳比于四凶迭居要地無敢撓者公視之蔑如也而辛亥京察朝官更力斥湯賓尹及其黨鄒之麟韓敬尤爲士君子所賴云初賓尹有盛名羣小欲擁戴之爲相賓尹尤驚悍陰制朝權京察未榜之前一日猶聚其黨招呼思有所挾持迨明公獨袖出一單于吏部堂羅列賓尹狼戾狀當事者錯愕公昂首曰今察典欲黜幽賓尹不黜誰當黜者賓尹故不識公一日朝會問人曰孰爲湯伯閔人指示之賓尹悚然旣廢而歎曰吾目中空無人向獨睹湯公意動今果爲所中矣先是沈一貫欲殺天下賢士大夫分立門戶報復私怨傳至賓尹爲高第子卒未及有所爲而敗其後屢起屢仆又四十年至 思宗任溫體仁其